



愛河北！

史學叢書系列 71

張正田◎著

「中原」邊緣——  
唐代昭義軍研究



效忠大唐！！

# 「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

張正田◎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 / 張正田著.--

初版.--臺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6.1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978-986-6913-25-9（平裝）

1.藩鎮 2.唐史

624.104

96023445

「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

著者：張正田

出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http://dawshiang.myweb.hinet.net>

印刷：紘億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初版：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ISBN：978-986-6913-25-9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謹將這本書獻給我最敬愛的  
父母與家人，感謝你們一直  
以來的支持



# 王 序

王壽南

本書作者張正田，是位對「歷史空間」與「歷史音韻」兩方面都非常具有觀察敏銳度的人，這兩方面對他觀察與研究歷史時，助益頗大。正田會寫作本書的原始動機，就我看來似有歷史脈絡可循的。十餘年前，當正田尚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大學部時，修習我開在大學部的「隋唐史」課程，就是選了唐代嶺南道地區(約今廣東、廣西二省)為何廣設了七十餘州問題，做爲他期末報告研究題目。就我所知，他會選擇嶺南道做初步的區域政區史觀察，是因爲：一、正田平時就喜歡抱著古今地圖看，也以看地圖與讀史能同時並進爲樂，所以他對行政區是否符合山川形勢歷史地理問題，一直很有敏銳度。再加上、正田是位客家人，我想他概是因此，才對唐代嶺南道問題感到好奇吧。所以他當時就挑了這問題，做爲我課堂的期末報告。我當時讀完後，看得出他寫得非常認真，考證紮實，以一位大學部的學生而言，這是很好的報告，就推薦他將該篇文章投稿政大歷史系的《政大史薈》期刊。不過他跟我說，他有興趣參加由政大文學院辦的「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比賽，並請我修改指導，我也同意了，幫他

看過後就還給他，他照我意見修改後也就投稿參賽。果真，他寫歷史文章的優秀實力，使他得了該年度「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佳作，而那年他才大三要生大四而已。同年，他大學部尚未畢業，卻以同等學歷，考上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榜首，實是相當不簡單的。正田在該次考試的口試時，所提交之報告，就是他這篇嶺南道的文章，果獲口試老師青睞高中。

他進中正歷史所後一兩年間，就曾跟我提起他要做唐代上黨地區(當時屬唐代的昭義軍節度使轄區)的研究，歷經數年，正田終於在民國九十一年時寫成碩士論文，即是本書的前身。寫完後這幾年間，他也不斷努力修改，才有本書之誕生。他的碩論完稿我曾看過，但正田修改成本書之前幾年，因為我視力衰退頗多，不良於視，正田也將他較大修改的部分，用口述方式念給我聽。透過讀他的書與平時和他交談過程，我也大致了解正田君當年選做唐代昭義軍上黨地區的原始動機，跟他當年大三時會選做唐代嶺南道的動機大同小異，即是正田發現，空間上，這個昭義軍區轄區太過奇怪，它太不合乎一般正常行政區設置原則，也就是因「山川形勢」之便而做區劃，而是很特別的「犬牙交錯」型行政區。歷史上會出現這種怪異政區，必有其政治或社會的歷史因素。加上正田認為，羅香林說過上黨也是客家人祖源地之一，所以正田在寫作本書過程中也嘗試找類似史料，雖然最後他有些小失望地說，在史料或史學方法上，他可能無法力證上黨是客家

祖源地，但在本書中，他仍嘗試談了許多上黨地區的民族問題，他用馬長壽先生用過的方法，在史料不多的本地域上，做初步的民族問題研究，也是一特色。

談完這些，大概也可點出本書的問題意識與特點和學術貢獻。雖然正田常謙稱自己並非專攻歷史地理學的學生，但他平常就努力嘗試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看歷史，也以這為基本出發點，探究唐代上黨附近之區域史研究。

透過本書，我們可以瞭解到唐代昭義軍這個行政區非常怪異。就好比正田說過：「如果台灣也出現一個縣，東邊可管到花蓮吉安，西邊可管到南投草屯，中間隔著高度幾千公尺的中央山脈，那這種縣不是很奇怪？縣政府又該設在哪？難道要設在合歡山上，才能同時管到花蓮跟草屯？」當然，如果台灣哪天真出現了這種縣，那定有其特殊原因，縣政府也不太可能設在交通不便的高山上。同樣，唐代會出現昭義軍這種特異行政區，也有其特殊歷史原因。正田君透過自然與人文地理兩視角，詳實考證唐代昭義軍節度使轄區，該政區的特色就如剛剛那個比方一樣，它正中間剛好是一座高達約兩千公尺的太行山，分隔了轄區的東西側。西側的上黨地區(正田君稱之為「澤潞區」)；與東側河北西南部(正田稱之為「邢洺區」)兩地，無論在自然地理形勢或社會人文方面，都因太行山的阻隔而大不相同。兩地間的交通，只能靠一條蜿蜒在太行深山間的羊腸小徑「滏口陁」做為聯絡孔道。換句話說，昭義軍這個行政區是極其脆弱的，它之所以會存在，乃是因唐中



中央政府爲了對抗安史之亂後的分裂勢力「河北各跋扈藩鎮」，才勉強用人力刻意區劃出來的。因爲安史之亂後的百餘年，河北絕大部分的地區，都成了不聽中央命令的半獨立狀態跋扈藩鎮，唐朝中央在河北還能直接指揮的，只剩少數幾個州縣。而「邢洛區」便是其中還聽唐朝中央政府的地區之一，唐中央也將這地區劃歸爲隔著太行山外的上黨地區管轄，這便是昭義軍節度使在太行山東西麓的兩轄區。如此設計，便可讓唐中央透過昭義軍區，對付那些不聽話的河北分離勢力。但前面也說過，這種政區的脆弱性，便在於它中間有高山阻隔，所以兩地無論自然環境或人文結構都大不相同，中間的高山孔道也蜿蜒難行，所以昭義軍區是政治力刻意「犬牙交錯」區劃出的特異政區。

正田將昭義軍約百年史，做了五個分期，他詳實分析，在前三個分期中，唐中央以任命武將出身的有威望將領，或是跟當地軍政府有淵源的文人等方式，來控治這個特異政區，也都能強有力地有效控制。但本書還有另外一重大發現，即是所謂良好的學術成績，是貴於可累積在前人研究成果上「後出轉精」。正田最了不起的貢獻之一，就是補充了我以前曾提過「文官短任制」的說法。我當年提出「文官短任制」，是指安史之亂後，唐中央對大部分偏南方的藩鎮，多採行任用文官出身的官吏，加上短任期的制度以避免文官久任後跟當地發生關係而尾大不掉，這就是「文官短任制」。我當年提出，唐中央用「文官短任制」的控制方式，有效掌控住南方



藩鎮。但是正田卻發現，在他分期的第五期中，唐中央也將這在華南實行頗成功的制度，套用在中央剛用強大武力收回控管的昭義軍上，但，所呈現的成效，卻幾呈失敗。所以第五期時在昭義軍內部常動盪不安，用中央派任、又不太瞭解當地民情的文官，來控制昭義軍這個已約有百年武質化歷史的藩鎮，已似不妥；加上短任制，造成「兵不常將、將不常師」，使得第五期的昭義軍文官統帥，大都不太能有效控制昭義軍人，當地軍人也常發生驕兵叛變事件。也因為第五期統治的逐漸失效，導致了日後脆弱性質的昭義軍區之分裂。

此外，正田也談了他所謂的昭義軍第四期，也就是昭義軍歷史上，曾經出現類似像河北那些不聽話跋扈藩鎮般，也跟著「河北藩鎮化」地不聽中央號令，正田將這段昭義軍不聽話的半獨立時期稱爲第四期，也稱之爲「劉氏掌權期」。第四期的昭義，不但不聽中央，而且該鎮統帥也學河北跋扈藩鎮一樣，出現「父子私自世襲」。所以昭義軍第四期，是由劉悟、劉從諫、劉稹三代的劉氏家族世襲掌權。正田在本書中，細膩分析這個半獨立的第四期，也是昭義軍內部由前三期「忠義於朝廷」演變成「驕兵化藩鎮」的關鍵時代，即昭義軍劉氏掌權期下將領士兵性質出現了質變。這種質變，在唐中央政府用武力強力收回昭義軍後的第五期，使得昭義軍人「忠義於朝」的意識逐漸模糊，昭義軍轄下的澤潞區與邢洺區兩地，原本社會結構就不同，民情風俗也各異，昭義軍東西兩地，本就是因爲政治問題，才勉強合爲一政治屬性很強的脆

弱性政區。在前三期，兩地還因為「效忠大唐」而團結一起，共同抵抗河北跋扈藩鎮，軍事表現也相當傑出，被譽為「忠義內地」，「勇冠天下」。但經過中央對昭義的武力征伐後，到了第五期，兩地也不再以「效忠大唐」為內部共識，效忠意識的模糊，離心力的增強，加上前述唐朝強迫將文官短任制加諸昭義，都使這個脆弱性政區難以再維持為一，最後終將分裂，回歸以太行山為界的自然狀態。

看了這本歷史著作，不禁讓人反思，歷史上，中央政權若決定用武力鎮壓方式強硬對付分離勢力，是否得到的效果會適得其反？或是，若武力鎮壓後的統治方式也不對，即是在中央未能先瞭解當地民風輿情狀況下，用「中央」角度一廂情願的統治想法，生硬套用在剛用武力收服但離心力尚強之「地區」上，是不是同樣也可能會適得其反？最終反而失去原先想用武力收回的東西？這似乎也是作者言於書外，對歷史反思之音。

王壽南 謹識

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四日

# 自序

「如果台灣出現一個縣，它東邊管到了花蓮的壽豐鄉，西邊管到南投的竹山鎮，中間間隔高好幾千公尺的中央山脈，兩邊交通被山擋著很不方便，那這種縣不是很奇怪？縣政府又該設在哪？合歡山上？」

記得這是當年考博班入學考試中，口試老師問我「請用簡短方式說明你碩論主旨」時，我「破題式」第一回答就是如此。現在，我也用這種破題方式，將本書介紹給各位讀者，中國歷史上真的存在過這種怪行政區，也不只唐代的昭義軍一例。歷史上會出現這種怪政區，定有它當時特殊背景，唐代昭義軍區就是典型案例。本書主旨也就是研究這個怪政區設置目的為何？又如何才能維持幾達約百年之久？

這是我碩士論文又經數年改寫後才出版的書，首先要感謝稻鄉出版社提供我能將碩士論文修改出版的機會。同時，也感謝匿名審查老師鉅細靡遺的審查意見，使本書的錯誤得以減少。此外，更要特別感謝王壽南老師親自為本書寫序。何其有幸，跟隨壽南師學習十餘年，尤其壽南師近年視力欠佳，頗難提筆為文，我這後生晚輩還勞動老師以口述方式寫序，真不知該怎麼謝謝壽南師，寫再多謝詞也無法表達，只能鄭重再加鄭重地向壽南師致謝。



壽南師他老人家，總是會在我人生重要關鍵時刻出現與提攜，我一直認為這是種天賜緣分。

民國九十一年(2002年)通過碩論口試，迄今已歷五個寒暑。當時，心中良有感慨，認為這份碩士畢業證書跟碩論本身，真是得來不易。再次衷心感謝林冠群與廖幼華兩位老師，當年不辭辛勞地討論、修改論文，讓這本書前身也就是拙作碩論得以問世。此外，也感謝王德權老師，其實，我碩論昭義軍這題目，原是在碩一、二時與德權師討論出來的。當時承德權師不棄，分享並提供了若干很有研究意義的問題，其實事後想想，那些都是很棒的題材，但當時年少無知的我卻不一定都有興趣。可是當他講到唐代昭義軍時，我就猛然表示很有興趣選這課題當作碩論題目。但當時我為何一聽到這題目就決定這麼快呢？原因該要追溯到我尚未念大學時。某天，在苗栗老家自己房中書桌前，我瀏覽以前千里迢迢跑去台北買到的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稱《譚圖》，我那套是1992年曉園版，現在市面書坊好像少有該版了)，買到手時，誠如獲至寶。這種「去都市 and 找到好書」的喜悅感覺，概只有我這類鄉下孩子才能體會，因為會賣好書的大書局，幾乎都在大城市中。鄉下人，為了買幾本好書，還得千里迢迢去大城市逛，看能不能發現什麼「寶物」，有時逛了一天還買不到幾本好書，只好失望而歸。《譚圖》就是我當年千里迢迢去台北城中挖到的寶之一，當然時常瀏覽翻閱。回憶幼時，也不知道為什麼，概自小學一、二年級起就喜歡看地圖，讀大學前就能買到《譚圖》，真是如獲至寶。當時瀏覽《譚圖》，就注意到唐代昭義軍這個政區，但當時也還沒能力想到什麼問題，只覺得它很怪，心想：「哪有一個省級單位，

中間會有一個高兩千公尺的大山分隔成兩塊？」然而，也因當時的我，僅是個只有區區二專學歷的小朋友，根本無法也無能力去探索與解釋「Why？」。我一直相信，只有唸過這種等級學校(約今日科大或技術學院)的人，才能深刻體會什麼叫做「前途茫茫」的無助失落感。我也不成熟地認為，從小就一直成績優異或家境良好，一直有機會念「好學校」的人，很可能幾乎無法刻骨銘心地深切體認這種「前途茫茫」的無助與無力。所幸即令如此，上帝仍眷顧我(雖然至今我仍沒信什麼宗教)，讓我還能享有「閱讀」這種能力。怪哉？「閱讀」一事，對「現在的我」的身邊朋友而言，好像是種基本該有的天生「本能」才對吧？它會是個需要學習的「能力」？但，「當年的我」身邊多少這類同學，連閱讀一本書，都可能覺得會要了他的命，所以恨書如仇。所以個人以為，閱讀絕對是種需要培養的能力，而且可能還是需從小培養才行。回想起來，當年的我，竟然還會保有「閱讀」這種嗜好，該感謝家中喜歡閱讀的家父與諸位姊姊，使我從小耳濡目染下，還保有閱讀這種嗜好，也因此，後來才能有受真正高等教育的翻身機會。所以當年僅就讀二專的我，根本還沒學過、也不可能具有用歷史角度分析事物的思考能力，去想「為何會出現唐代昭義軍這類行政區？」的歷史背景因素，只是純然因為有閱讀地圖的習慣與嗜好，所以才有「能力」透過地圖覺得它「怪」，覺得它「不合理」，但不可能思考「Why？」。

後來，進入政大歷史系就讀時，對我們曾經唸過那種等級學校的人，才忽然「發現」原來真正的「大學」圖書館藏書，居然會如此「豐富」，那真是種充滿驚喜的感覺，心想總算可以不用常



去重慶南路流浪覓書了，所以進政大後，常在總圖中飽覽群書。也因為我是客家人，在總圖讀到客家前輩同時也是歷史學者的羅香林先生著作《客家研究導論》、《客家源流考》時，知道羅先生發現「上黨地區」是客家人祖源地之一（上黨，即是本書主角「唐代昭義軍」政治核心地）。所以當德權師說到「上黨」、「昭義軍」時，我乍時勃然心動，似乎覺得我不僅可能會從「上黨」中發現到什麼歷史意義，而且「上黨」這個詞彙對我人生好像也冥冥中有若干緣分，德權師好像剛好也是那位有緣的引導老師。碩一、二時，也不止一次地仔細聽德權師說明有關他對唐代上黨地區和昭義軍的瞭解是什麼，也給了我非常多 Idea。後來，我在草擬碩論大綱時，頗多章節安排想法，還是源自德權師當年提到的假設。

不過，寫作碩論乃至完成本書時，我也確實沒能發現進一步史料，超越羅香林，說明上黨地區與客家人祖源地間的關係，畢竟現存上黨地區乃至整個唐代昭義軍轄區，所遺留史料實太少了。說到這，也想起以前常跟朋友感慨，做唐代昭義軍這塊「中國中古」區域史時，搞得好像跟研究「中國上古史」一樣，為何有此論？因為中國上古史史料本就很少，所以研究中國上古史難度自然更高。但我也覺得做中古時期昭義軍區歷史，搞不好難度也跟中國上古史類似，原因就是因為當地遺留下來又可用的史料太少。此外，甚至更莞爾的是（所謂莞爾，是指我寫碩論時感覺上帝好像在開我玩笑，詳後句），羅香林先生昔日「客家祖地上黨附近說」，在我寫碩論過程中，乃至這幾年來的今日，已出現「推翻」或「修正」或「贊成但得補充」羅先生說法的各種意見，於是客家源流新看法不斷推陳出新，其中似以對岸史學界或台灣客家學者居



多，也貢獻卓越。那些各派新作，我近幾年也概拜讀過，他們雖然觀點不同，但都是力作。我也不成熟地認為，以現存「可用史料」之稀，若是按純粹的史學方法，大概要將客家史上溯至唐宋時代，總會有所爭議，所以這些探討客家源流的各家文章，才會以稀少可用史料各有見解。但歷史學方式雖不一定能通曉之，對聲韻學有興趣的我，卻也閱讀過若干聲韻學者的指導學生之著作，他們用該學科方法，發現今日晉方言與部分西北方言片中，確實有若干語音現象，跟某些客方言的語音性質類似，所以他們推論羅先生昔日舊說，仍有一定程度參考價值。不過，就「今日的我」所知，這說法在聲韻學界同樣也有爭議，可能原因概也是語料太少吧？然而這已說到「史學」之外了，暫且不表。

上述是為何我會對唐代昭義軍或上黨地區感興趣的原因之一。此外還有其二，讓人感覺命運之神，似乎冥冥中為我寫作本書的原始動機鋪路。當中學至二專時，柏楊先生正陸續翻譯《柏楊版白話資治通鑑》，姑且不論他翻譯如何，但對當時只是個歷史與聲韻的「業餘」愛好者我而言<sup>1</sup>，柏楊的通鑑翻譯，我也會去書

---

<sup>1</sup> 提起聲韻學，當時讀二專時的我，在逛書店時，偶然找到幾本好的聲韻學入門書，即竺家寧老師的《古音之旅》、《古音學入門》(後者是竺先生與林慶勳先生合著)等。當年還「外行」的我，直覺地還以為聲韻是史學一部份，所以有興趣去讀，並持續「自修」至日後親自上竺老師課程為止。況且，當年的我同樣在讀陳運棟先生的《客家人》時，也滿欣賞他「韻史皆書」的寫法。現在想來，當年讀聲韻學的動機與起始興趣，頗值莞爾，然這也是我與竺先生，透過《古音之旅》等書的第一次結緣。而冥冥之中，概是上帝安排，使我與竺師仍有續緣。因當年網路搜尋功能沒今日發達，我進中正歷史所念碩班時，才得知竺師也在同校的中文所專任，但當時為專心從事碩班的史學研究工作，便不敢鼓起勇氣，去僅一壁之隔的中文所旁聽竺師課程。然意外

店翻翻，因為對外行人而言，那好歹也是一種入門書。我至今仍不識柏楊，但感覺他似乎也曾發現唐代昭義軍行政區的怪異，為何有此說？因為他 72 冊白話通鑑陸續出版時，按慣例，柏楊都會堅持在每冊中附上一些他自己覺得很有重要性的「歷史簡要地圖」（還真很「簡」，只是些示意圖），以方便外行讀者閱讀。而柏楊在該書中，對唐代昭義軍區，陸續繪了好幾個簡圖，也簡要說了昭義軍區域怪異與變遷過程。這大概也表示，柏楊或許也發現了這行政區有若干問題，不然不會對它既繪圖又說明。當時我買到《譚圖》後，沒多久，也買了柏楊 72 冊全套，所以幾乎是同時，就接觸了《譚圖》與柏楊版通鑑那些簡圖，自然就對唐代昭義軍的怪異區劃印象深刻。然而，當時我還不是個「大學生」，無緣進入「大學」接受更進一步思考訓練。其實當年的我，一直非常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有幸成爲「大學生」的一員，以多讀些好書，談笑間多些鴻儒。而在那年代，全台灣好像還不到 25 間公私立大學吧？「大學」對我們這些五年級後段或六年級前段世代而言，多少還是頗稀少也頗尊貴的殿堂；「大學生」也對我這世代，多少還有點尊貴身份意味。可惜，現在講給七、八年級的朋友聽，說我當年念二專時，是多憧憬能有朝一日成爲真正的大學生，偶爾還會騎著約 40-60 分鐘摩托車車程，去距離最近的國立中央大學「朝聖」，體驗「大學城」風範等等，他們概都很難體會了。因為他們是成長

---

地是緣分仍未斷，在我考回政大歷史所博班那年，意外發現，竺師竟恰巧也在同年，調進政大中文系。我心想：真是太巧也太驚喜，這已是上帝安排的第三次緣分了，豈能再辜負天意？遂斗膽冒昧，自博一起至今，在聲韻學方面，仍與竺師學習中。



於「都督滿街走」、「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的年代，只怕對他們而言，聽我這「白髮宮女」亂講當年，是難以想像的「笑話」了。

上黨、昭義軍，除了上述冥冥中讓我開啓對它產生興趣的命運之神安排，與德權師的引領與教導外，其實「上黨」一詞對我而言，也是個從兒時以來就「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詞。Why？這得話說從頭了，我是苗栗市南苗人，在經濟地理的空間上，南苗，才是苗栗市最「鬧熱」的市中心區，那附近有幾個清代以來就流傳下的「大伙房」。其中較大者，有「連屋伙房」跟「楊屋伙房」，它們之間概隔著一條圳溝比鄰互立，我小時候就常去那附近遊戲捉魚烤蕃薯。當然，所謂「常去」，其實也很難「常」，因為要去那邊跟朋友玩，得要家母「恩准」過才行。畢竟這兩個伙房面積都很廣大，離我家又有數百公尺「之遙」，對成長於交通不便之日本時代的家母而言，因為她也不會騎自行車，是故在家母認知中的「數百公尺」空間，絕不是我們這些汽機車世代認知的數百公尺，而是已到一種會「威脅」她愛子安危的空間距離，故我稱之為「數百公尺『之遙』」。小學時的我偶爾才能獲得母親恩准到那邊玩，到了那兒，大致就是行政區劃上「勝利里」等鄰近地區，當然會大玩特玩加上大瘋特瘋。當時苗栗市勝利里附近，房子也沒有今天那麼多，還可以看到很多稻田，還有小魚小青蛙小蟋蟀，其樂融融。但是當時我也留意到，在圳溝「那」一邊的「伙房」中，幾乎戶戶大門都貼著「弘農堂」，看到這三字，就表示已走到「楊屋伙房」的範圍了，楊屋伙房在我幼年時的空間認知中，它範圍比較大，也比較像迷宮；而圳溝另外這一邊，則幾乎戶戶大門都貼著「上黨堂」，看到這三字，就表示我已溜進了「連屋伙房」